

余過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賭妓



粤新登字 01 号

该书与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
赌 妓

余 过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40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00,000 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700 册

ISBN 7-218-01108-X/G·183

*

定价: 4.50 元

限 国 内 发 行

作者简介

余过，从事编辑及撰写工作多年，擅写各种小说，以不同笔名发表。“四人夜话”在《明报》连载多年，并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及美国等逾十家报章同时转载，可见其受读者喜爱的程度。

《赌妓》是作者继《离魂》、《魔裙》、《双层人》、《虫变》、《异术》、《奇运》、《魅》、《心魔》、《邪术》、《残酷发明》、《自杀巧合》及《贝壳人》后最新“四人夜话”故事选集。

英国人说的：

赌妓

孟都是一个很受人敬重的大臣，他有一个特点，是不近女色，今年已 48 岁，仍未娶妻，无论什么漂亮的女人，都不会多看一眼。他强调自己永不会受色欲所引诱。

从不近女色的男人

英国的妓女是很有名的。有一些妓女活跃在上层社会中，与部长大臣结交，俨然一个贵妇人，甚至比一个贵妇人的锋头还劲。

男人，不论他年纪有多大，也不论他担任的是什么职务，对女人的兴趣总是不会缺少。有很多风流的大臣，也与一些出色的妓女结交，不过表面上，他们却能维持清高的姿态，不为外人所知。

一个大臣名叫孟都，是一个很受人敬重的大臣。他有一个特点，是不近女色，今年已48岁，仍未娶妻。无论什么漂亮的女人，都不会多看一眼。他强调自己永不会受色欲所引诱，因此就永不愁在色欲这一关上落入陷阱。

有几个大臣曾和他打赌，把他带到风月场中去，介绍最漂亮的高级妓女给他认识；甚至在俱乐部中，让一个公认的漂亮的女郎脱光了衣裳，坐在他怀中，孟都也无动于衷，保持着绅士风度，说几句幽默的话就跑了。

当时风月场中有一个崔夫人，十分出名，她手下的妓女都是一流的美女，风度好，相貌

美，衣着时髦，有如大家闺秀一般。上述几个大臣一天在崔夫人家中饮宴，提起孟都的情况，并乘兴与崔夫人打赌道：“如果你手下中哪个，能引诱孟都大臣，令他与她发生一夕之缘，我们愿意付你 10 万英镑的代价。”

崔夫人道：“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挑战。假定我在三个月内，不能达到你们所说的目标，我也愿意赔出 10 万英镑。”

这场豪赌就这样定下了。

孟都大臣当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依然照样地上班，照样地办事，生活在有条有理的习惯中。一天，他坐着车离开家中不久，忽然发现一个女人卧倒在路边，没有人理她。

餐厅中的约会

孟都一向慈善为怀，对一个倒在街头的少女，不能坐视不理，命他的司机去把那女子扶起。

那女子看来 20 岁左右，眉目端秀，神态迷人。她自称刚才走路的时候，为一辆脚踏车碰倒，那脚踏车竟不顾而去。

孟都道：“小姐，你是否已受伤，我尚有

20 分钟的多余时间，可以送你到医院去。”

那女郎道：“我大概只是擦伤了腿部，回家料理一下也就行了。”“那么我们送你回去。”

女郎踏上车来，坐在孟都旁边。“我名叫艾美丽，多谢先生的照顾。”

孟都微笑一下，便即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

艾美丽也不邀他说话，只是很宁静的坐着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她道了谢便即下车。由于她仍是一跛一拐地走着，孟都再命司机扶她过去，按了门铃，等待她的仆人出来接她进去后，才回到车里来。

当汽车驶去办公处时，司机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刚才这女子，也算得是一个美人了。”

孟都同意司机的见解，刚才那女子确有一种不寻常的美态，不过他一向不重视女色，所以这念头一掠而过，就消失了，不再放在心内。

三天过后，孟都照例在他喜欢的一家高等餐厅进餐，忽然一个衣着入时的女郎进来，似乎急于吃一顿午膳，却找不到位置。孟都一眼瞥见，正是艾美丽，不觉微一点首，打个招呼。艾美丽喜上眉梢道：“先生，见到你真好，

我能和你同坐一张桌子吗？我和朋友有个约会，再迟一些吃饭便来不及了。”

对英国绅士而言，出自妇女口中的这种要求，几乎是不能拒绝的，他站起身来，彬彬有礼地让对方坐下。

起初孟都以为这只是一种义务，但不久他就发觉情况不同。

她的口味与众不同

艾美丽不但态度十分高雅，谈吐也非常风趣，孟都很自然地给她吸引着。

她谈政治，谈英国保守党本届大选的得失。所谈的正是要害之处，也一直是孟都的观点。他以为很少人知道的，想不到这女郎竟说了出来，使他顿生知己之感。他忍不住也发表他的意见。女郎细心倾听着，偶然加插一两句，总是恰到好处。然后她提出两个问题，也是十分适当，使他不能不答，而且感到十分愉快。

艾美丽谈到她本人的嗜好，她喜欢阅读侦探小说，这又是孟都的少数爱好之一。他提到几个作家，艾美丽都能指出他们的缺点和特

长，这也正是孟都的意见。他觉得这女子太可爱了，品味如此之高，使他一向看不起女人的习惯，为之一改。

当艾美丽向他告辞时，孟都觉得时间过得真快。她好像只坐了一会儿的样子。

艾美丽笑容满面道：“可惜我的约会时间已经到了，不然，我真想和先生谈下去。和你谈天得益不少。”

这一次午膳之后，孟都第一次感到有一个女郎的影子在他脑中盘旋着。他下意识地很希望再见到这女郎一面，但他的理智遏抑着它，不容许他有这种想法。

可是事情很凑巧，周末当他在马场看赛马的时候，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的女郎走过他的身边。“咦，你不是孟都先生吗？”

“是艾美丽小姐，真高兴见到你。”孟都衷心地说出这一句话。

“我正要到餐厅去喝一杯果汁，能陪我谈谈吗？”艾美丽道。

“很荣幸。”孟都和她一同走到餐厅中，各叫了一杯饮品。

他们由马匹的选择谈到天文地理，又一次令孟都惊异她的见闻广博。

“和先生谈天，每次都很愉快，”艾美丽反而说：“下星期一，我请先生吃饭，不知肯不肯赏光？”

客人只有一个

“为了什么事情请吃饭？”孟都问。

“不为了什么，那是我的生日。”艾美丽道：“我只请了三四个知己朋友，都是很风雅的。”

“不是政治圈中的人吧？”孟都带着几分职业性的敏感。

“没有，只是两位小说家和一位钢琴家。”艾美丽抬起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很有趣，我一定到。”

星期一，孟都按址到艾美丽家去，这家门他已来过一次了，上次艾美丽被脚踏车撞倒，孟都把她送回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是高尚住宅区，相信艾美丽不是名门闺秀，也是富室千金。

应门的是个年轻女佣，虽然穿着朴素，却也有种可爱的青春气息。她微笑表示欢迎道：“小姐早在客厅中等候。”

孟都进入屋内，又有另一个年轻女佣过来接过他的礼帽。走进客厅，艾美丽站起来迎接他。她今天穿一件橙黄色晚礼服，特别做过了一个发式。脸上经过细意的化妆，高贵明艳，不可方物。孟都为她的姿容吸引，不觉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这屋子的气氛，也经过刻意的布置，华丽高雅，与女主人的装扮十分调和。厅中一张长餐桌上，只摆了两个座位。

孟都有点错愕道：“难道这里只有一位客人吗？”

艾美丽走过来，轻轻笑道：“是的，事先没有通知你，要请你原谅，其实我主要的客人只是你，其他人都是陪客。后来我想想，请他们来未必能配上你，所以索性不请了。”艾美丽说到这里，把身子更凑近一些，若有意无意地仰脸瞧着他：“你会生气吗？”

孟都能嗅到她的口脂香气，觉得她既温柔体贴，又知情识趣，哪里说得出生气的话？“不，这正是光荣啊。”

他们一同坐下吃晚饭，唱机放出了迷人的音乐，那都是孟都喜爱的歌曲——艾美丽的兴趣似乎都和他相同。

春宵一刻千金

饮的是名酿，尝的是佳肴，对的是解语花，花香酒香，弥漫一室，孟都如痴如醉，如在梦中，

酒喝得差不多了，他们说话显得更畅快，孟都高谈他儿时的趣事，及从政后一帆风顺的经验；艾美丽也说她小时的遭遇，不时相与开怀大笑。

吃过了饭，女仆把咖啡端上来。艾美丽道：“你们可以回家休息了。”女仆应命，把杯盘撤去。室中音乐悠扬，只剩下艾美丽和孟都两人。

她盈盈站起来道：“和我跳一跳舞？”

孟都挽着她的腰，在厅中翩翩起舞，俩人都没有作声，完全融会在乐曲的旋律中。

他们不停地跳着，气息相闻，仿佛每一个节拍都自然地配合，不必任何人工的指使。

这经验太愉快了，他们完全忘记了本身的存在，屋中只有音乐和花香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孟都发觉，艾美丽的红唇正在吻着他，他们热烈地不顾一切地拥吻着。

这晚上，孟都没有回去。他在艾美丽的绣榻上过了一夜。他第一次感到，原来一个美丽的女人能给男人那样多的快乐，他觉得现时即使抛弃了他已有的名誉地位也在所不惜。

“现在才知道女性的可爱，以前的我，真是太愚蠢了，白白活了40多年。”

艾美丽羞赧地伏在他怀中，笑道：“现在发觉可也不迟呀。”

“是的，我要珍惜这有限的岁月，要好好的享受，希望你永远的陪着我。”孟都激动地说。

“只要你喜欢，我自然陪着你。”艾美丽笑靥如花：“告诉我，以前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女人呢？”

“我自小就没有母亲，由婶母养大，我觉得所有女人都是伪善、饶舌和幼稚，长大后这个观念也没有改变。”

意外的会面

孟都接下去道：“直到我遇见你，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聪慧的女性，有这么善解人意的伴侣，有这么令人销魂的胴体……”孟都说至兴

奋处，用力去扭艾美丽的丰满脸颊。

艾美丽笑道：“啊呀，我求饶了。”

这天，直到 11 时过后，孟都才离去。自此，他每隔二三天，便在艾美丽家住宿一次，孟都问艾美丽的身世，艾美丽只是笑而不答，或是说，“有些梦境要保持多少神秘感才美丽，拆穿了就没意思了。”

一天，孟都从议院大厅出来，他的老友麦森轻拍他的肩膀道：“老兄，你终于破戒了吧？不过，你也把我们害苦了，累我们输了 10 万英镑！”

孟都一愣：“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？”

“老朋友了，又何必装蒜！你和人家睡了 10 次了，还能够否认不成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你何所指。”孟都正容道。

“今晚你到我家来吃饭，一切都会明白了。”麦森眨眨眼睛道：“你的所有老朋友都在场，不要失约呀。”

这晚，孟都来到麦森家中，果然许多相熟的议员、大臣都在座，是一个不拘形式的晚宴，有几个大臣还和他的女友在公然地打情骂俏。

麦森走过来道：“老孟，你不必再孤芳自

赏，要不要找一个女朋友来陪你？”

“你知我从不爱这一套。”孟都说。

“真的这么嘴硬？难道连这一个也不要，请你进房去看看。”麦森指着一个房间。

孟都打开房门，见一个女子默然坐在沙发上，风姿楚楚，正是艾美丽。麦森替他掩上了房门，接着传来一阵哈哈大笑声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孟都责备艾美丽，半是尴尬，半是不悦。艾美丽站起来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”

呆呆地不言不语

孟都满面诧异道：“莫非你是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猜得一点也不错，我是崔夫人手下的一个妓女，是你的朋友们和崔夫人打赌，她派我来和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。”

孟都呆呆地瞪视着她，足足有3分钟，不言不语。艾美丽给他吓怕了，“你没有什么事吧？”

孟都颓然坐在沙发上，那沙发旁边恰巧有酒，他满满倒了一杯，饮了一大口，依然一语

不发。

艾美丽见孟都这样子，非常过意不去，她坐近他身旁，一手搭着他的臂膀道：“请不要生我的气，我也是不得已的。你知道，一个妓女总是身不由主。其实，这虽然是一个假局，但我对你的感情，却并没有虚假的成分。”艾美丽说到这里低下头来。

孟都依然狂饮烈酒道：“我只想问你，你所懂的政治常识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你喜爱的侦探小说作家都和我一样？还有那些音乐唱片，怎么都合我的口味？”

“那都是你的朋友告诉我的，我经过苦苦练习才能记牢。其实我所说的很少，不过刚好投其所好，你看不出我的破绽罢了。”

“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演员。”孟都尖刻地说。

艾美丽忽然伏在沙发的靠背上哭泣，肩头耸动，惹人爱怜。

可是孟都再没有和她说话，他喝干了杯中的酒，便起身出门而去，他的朋友纷纷要叫住他，但他头也不回。

接连3天，孟都没有上班，他病倒了，在医院中疗养。一个刚刚织成的美梦，便给无情

地撕破，他的性格虽然那么刚强，却无法忍受这个打击。

他的老朋友们纷纷来探访他，并对他道歉。孟都只摇首苦笑道：“请不必介意。”

第7天，孟都的病况稍为好了一些，忽然想起：“我喜爱的只是艾美丽本人，又何必计较她的身分和由什么原因而相识？”

让他瞧她

这样一想他精神为之一振，当天下午便出院了，傍晚，他亲自驾车去访崔夫人，要求和艾美丽见面。

崔夫人殷勤迎接他入内，但告诉他艾美丽不在，她去应酬其他的客人。如果他喜欢别的女子，她尽可为他介绍，甚至比艾美丽更漂亮的也有。

“不，我要的只是艾美丽一人，我爱的是她的气质。”

“气质？”崔夫人微笑道：“何必那么认真，气质是我培养和教导出来的，那并没有什么稀奇。”

孟都愤怒道：“你对艾美丽太侮辱了，我只